

石向憲◎點校

史夢蘭集

二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史夢蘭集



止園筆談
燕說

(清) 史夢蘭◎原著

石向騫◎點校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光緒戊寅梁

止園筆談

本園莊板

止園筆談卷七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雪山互西域北爲伊犁諸城準噶爾故國南則回部所居也越土魯番而西回部入大城城各屬小城五六直西曰庫車曰哈喇沙爾曰阿克蘇由阿克蘇而北曰烏什水山在其北路達伊犁由阿克蘇而西南曰葉爾羌由葉爾羌而北曰英吉沙爾又北曰喀什噶爾葉爾羌之東南曰和闐又其西則哈密克布魯特諸部布魯特之西爲浩罕安集延亦回國也入城回首和卓木壘特舊爲準噶爾屬國恃得衆心將叛之準噶爾誘執之於伊犁乾隆十九年定遠將軍班第滅準噶

止園筆談

卷七

一

止園筆談者止園主人以筆代談者也主人好書兼好山水所居瀕海無山因於硤石買山田百畝規以爲園種松三萬株雜果數百取黃鳥邱隅之意名之曰止園距所居百里而遙每春秋佳日花開果熟輒攜策往游游數日輒歸歲以爲常其家宅東舊有園時花種菜抱甕其中時奉版輿游焉因亦以止名之土山一亭北向其楹聯有云千重綠合連邨樹一抹青分隔縣山所謂隔縣山者蓋卽硤石也園居無事惟以卷軸破寥偶有所觸輒赫蹠記之以備遺忘客至則藉爲談柄談之快意則相呼浮一大白遇

序

一

一

同治丁卯梨

燕說

止園燕板

余嘗讀揚子方言知委巷之談動關訓典習焉不察遂忘其祖吾鄉爲幽燕舊壤輔弼王畿土風所操豈煩象譚然辨物稱名之際傳聲寫貌之間往往有燕章霞妄習其語而學士大夫不能舉其字者余心歎焉居平涉獵羣書凡遇載籍中有與鄉音里諺環語卮辭相發明者輒截小赫疏記之積久成編釐爲四卷或揭前言或參臆見古今不無異字秦越亦有同音以雅話俗以彼證此斯真韓非子所謂郭書而燕說者矣因名之燕說云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小陽月止園主人香厓氏自識於左右脩竹之軒

亨

一

孔穴曰窟籠一作庫露唐皮曰休詩囊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真玲瓏空虛故曰庫露今諺呼書格曰庫露格是也

相距遠曰踔遠史記貨殖傳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踔音

敕教反衛將軍傳遵行殊遠而糧不繼連與踔同說文作

遲今諺作寫按寫爲宵深非遠也元典章大德間奏過受

了宣勅嫌地遠寫不赴任的後不敘用已如今諺

空廓曰曠蕩後漢書馬融傳恢昭曠蕩亦作盪

牢曰把穩晉書姚萇載記陛下將牢太過耳註將牢猶俗言

把穩按今又有把滑語亦把穩之意

悞曰航悞金史五行志興定童謠曰青山轉轉山青航悞盡

燕說

卷一

十一

少年人

言物相似曰活脫較耕錄搏丸之伎一名活脫謂塑工也

辱冒曰謗落荀子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任謗落謂冒辱也

元曲有奚落語奚蓋謗誤

恨人曰暑怨焦並字學俗以恨人陷害曰暑怨按漢書東方

朔傳武帝令倉監榜郭舍人舍人不勝呼暑注暑自冤痛

之聲也

譏人自誇曰賣弄後漢書朱浮傳浮代竇融爲大司空坐賣

弄國恩免

以虛語搪塞人曰支吾本作枝梧史記項羽傳諸將懾服莫

目錄

止園筆談

自序.....二

止園筆談卷一.....三

止園筆談卷二.....三二

止園筆談卷三.....六二

止園筆談卷四.....九一

止園筆談卷五.....一九

止園筆談卷六.....一五一

止園筆談卷七.....一八二

止園筆談卷八.....二〇三

燕說

自序.....二五二

燕說卷一.....二五三

燕說卷二.....二七六

燕說卷三.....三一

燕說卷四	三四〇
------	-----

附錄

《樂亭四書文鈔》序	常守方	三七三
《硯農制義》序	秦煥	三七五
《硯農制義》跋	孫孝先	三七六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四品京卿史公神道碑銘	王樹枏	三七八
國史館文苑傳稿史夢蘭傳	佚名	三八一
《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二十六『史夢蘭』條	徐世昌	三八三
誥授中議大夫特賞四品卿銜顯考香厓府君行述	史履晉	三八六
史夢蘭先生年譜簡編	石向騫	三九三

止園筆談

自序

《止園筆談》者，止園主人以筆代談者也。主人好書，兼好山水。所居瀕海無山，因於碣石買山田百畝，規以爲園，種松三萬株，雜果數百。取『黃鳥』『邱隅』之意，名之曰『止園』。距所居百里而遙，每春秋佳日，花開果熟，輒攜策往游，游數日輒歸，歲以爲常。其家宅東舊有園，蒔花種菜，抱甕其中，時奉版輿游焉，因亦以『止』名之。土山一亭北向，其楹聯有云：千重綠合連邨樹；一抹青分隔縣山。所謂隔縣山者，蓋即碣石也。園居無事，惟以卷軸破寂。偶有所觸，輒赫蹠記之，以備遺忘。客至，則藉爲談柄；談之快意，則相呼浮一大白。遇有以雜事異聞瑣語相告，可以資勸懲、廣見聞者，亦收拾綴輯，付之毛生。積久成帙，遂亦忘其爲我談、爲客談，爲今人之談、古人之談，而概目之爲筆談云。至如誣謾失真之語、妖妄熒聽之言，則不敢闌入焉。嗣有以談來助者，尚當泚筆以俟。光緒戊寅二月。

止園筆談卷一

餘姚黃黎洲宗義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之。《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曆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鄭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曆》入《曆志》，《洪範傳》入《五行志》，《七略》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二千年後起而繼之者，惟黎洲一人。

黎洲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

至！』時皆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預。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朝宗亦若是矣。』公固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

崑山顧亭林炎武少有大志，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與里中歸莊善，共遊復社，時有『歸奇顧怪』之目。其遊也，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戊午大科，詔下，當路爭欲致之。先生豫令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當路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訥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整屋李二曲先生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於道有得也。』

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

應潛齋先生搗謙，仁和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爲己任。其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叩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洵洵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

南嶽和上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早歲出家。其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邕和寒石耻與賊同姓，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

桐城方望溪侍郎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有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以爲公也。及訊知爲孝標，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力救得有死，隸旗下，

以白衣直禁廷，共豫校讐。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二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世宗即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爲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爲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

校按：

【一】『徐文靖』，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中原如此。據《清史稿》『列傳七十六』載，徐元夢卒諡『文定』。

臨川李穆堂紱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遭鉤黨之誣。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天下才俊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穆堂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

仁和趙尚書殿最，字奏公。喪偶三十年，旁無媵侍，其清靜乃天性也。嘗渡江展先墓，小肩輿行蕭山道中。與縣尉遇，呵之避道。從者怒，公遽下輿避之。頗似魏文靖公故事。

彭城李敏達公衛之督浙中也，治尚綜覈，百城畏之。鮑辛浦爲長興令，癖在賦詩。每日陞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於是辛浦黽勉束筆皮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百事修舉，部民誦之。彭城亦察得之，而不復怒。辛浦名鈐，字西岡，奉天正紅旗人。

《秋曹日錄》載，熊襄愍公在獄中，卧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晚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已而就刃西市，神色不變。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所有，但見一藤枕。大賊，相戒毋洩。九邊所傳之首，蓋非襄愍真顱也。其事甚奇，詳見全謝山《鮚埼亭集》中。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鄞人也，學者稱爲棲煙先生。嘗作《捉鬼者傳》以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予以爲不盡然。其以爲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更屬於鬼。方日與人爲崇而人不知，人自入於崇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

尸之祝之，日邇日昵，且日以厲，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馬面、瞋目露齧、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譁張險詖與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吸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颺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攜之瓮中，仍壓以符。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甯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見，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即能治之，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況不知其鬼，視其人即無形之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

毛戶部聚奎字象來，鄆人。爲人慷慨剛果，有節概。少與其弟聚璧並有聲，時稱『西臯雙鳳』。乙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爲降臣謝三寶所害，幸而不死。行營將士爭求識所謂六狂生者，聚奎笑語之曰：『夫狂者，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則君父不足言矣。夫己氏是也。』聚奎詩古文詞皆倨奇，所著有《吞月子集》。其作《方石銘》曰：『赤城有方山，其巒方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亦方也。人有以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夫方也。雖然，汪子之好夫方也，特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

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之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不圓，爲人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惡得謂之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榎楠，亦有荆棘；鳥有鸞鳳^(二)，亦有鴟鴞；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鴟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榎楠、鸞鳳^(三)者，常少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呼！天亦安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吞月子以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之銘曰：于行義乎爾，于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甯方爲皂，毋圓爲玉。夫子觀象而歎曰：「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校按：

【一】『鸞鳳』，全祖望《鮚埼亭集》中原引如此。張壽鏞民國十九年編訂刊刻的《吞月子集》中，『鳳』作『鳳』。

【二】張壽鏞民國十九年編訂刊刻的《吞月子集》中『鸞鳳』后增『麟虞』。

陸桴亭先生世儀主講戴山，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辟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

海上方也。』其言最足破諸家紛爭之說。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琅下臺灣，七日破之。詔封琅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鷄，十億相倚』，人多不解。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公諱啓聖，字熙止，晚字憂菴，浙之會稽人。

龔鑑字齡上，浙之錢塘人，以拔貢爲甘泉令。邗溝，故脂膏之地，吏罕得以節操自持者。龔下車，卓然自矢，請託不行。於是大江南北盛傳甘泉令不近人情，而益自刻苦。世宗晚習禪悅，浮屠輩頗以此自放恣。杭之西湖聖因寺僧明慧者，前在內廷法會中，恩寵亞於元信。及出住湖上，干求遍於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龔，龔杖其使而遣之。其時制府亦君子人也，顧驟聞之，不能不愕眙，頗咎龔。良久歎曰：『強項令應如此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世宗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之吏聲雄於天下。

王昊廬尚書澤宏，黃岡人，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

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聖祖巡烏喇，歎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

尹文端公繼善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已。』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

金中丞鉞字震方，山東登州人。爲粵西布政使，秦州縣向例雖有繁簡兩調，而於所治處分析未備，則人地難相宜。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上嘉納焉。今直省所行，自公始。

孫文定公嘉淦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繡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司業。乾隆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尚書。